

第十八课 转世活佛的胎障与化现

〔前世化现篇：康祖三世（1680-1728）等诸化现 | 地点：多处〕

上一堂课已大致讲完仁珍才旺诺布祖师前世的许多化现。我们整理出来的是这些,但实际上应该还有很多没有完全讲到。从祖师自己的自述文章里也看得出一些蛛丝马迹:弟子频繁询问祂前世的经历时,祂有时慷慨地说,有时又觉得有点厌烦。

总之祂对前世的叙述其实有较多保留,没有很详尽地一一讲出;凡是祂比较详细讲述过的化现,后来基本都整理出来了。菩萨的化现是无量无边的。除了直接转世、再转世,祂也会在同一时期有无量无边的化身。

祖师在每个教派里,有时承担领袖的任务,有时承担承接教法的任务,有时在一个团体或教法最需要帮助时,化现为圣者来扶持协助。虽然对后来的教法史而言不是很重要的关键人物,但可说是兢兢业业地把整个教法支撑起来的一颗螺丝钉、一块柱石。所谓伟大,并不是只有历史里留下记录的才叫伟大。

整个历史的洪流,本来就是靠无数背后默默付出的人才能支撑起来,单靠一个人的势力是不行的。有些人在台前接受众人爱戴,背后需要一群任劳任怨、不见经传、也没人知晓、却愿意付出一切的人。仁珍才旺诺布过去的转世里,有时是接受众人爱戴的领袖;有时在受尽围剿、诽谤的恶劣处境下,依然支撑起一个教法或团体;有时是教法中较边缘、无人知晓的人物,却默默为教法奉献极多。

这是真正超脱自我、断除我执、证到登地菩萨果位的圣人,才有办法做的佛行事业,极为不可思议。祖师对于转世活佛与自己前世,其实有很多想法。有时祂用世俗的角度阐述因果道理,有时用大手印、大圆满的深广见地来阐述,有时又用骂自己、反省自己的方式来谈论。

从祂的言语中能明白感受到祂直率不羁的性格——想说什么就说什么,不会为了顾及别人颜面、或顾及自己的尊严地位而有所保留。所以祂说的一些话,也不担心弟

子、信徒会不会因此生起怀疑。像祂许多著作里,弟子问祂「你是这样的圣者、这样的菩萨」时,祂就反骂自己:我就是一个糟老头,一个烦恼深重、恶劣的人。

各种自嘲、自我批判。但我们也知道,这一方面是在表现给弟子看:不管前世如何都不重要,当下的修行才最重要。若一个修行人只想知道「我的前世如何、他人的前世如何」,那就像看陈年小说,除了知道故事、浪费时间,心思也没放在修行上,不是好方式。

另一方面,这也是在告诫弟子:不论前世是什么身份、现在是什么身份——世俗的,还是宗教地位上的——在修行中都要不断深切反省自己,看自己的错、自己的烦恼、自己的过失。修行不外乎「忏罪」与「集资」两方面,不管小乘、大乘、密乘,不管哪种仪轨教导,都不离这两者。很多人喜欢做「集资」的修行,做起来开心、有满足感、感觉有所获得;而「忏罪」的部分,除了忏悔过去罪业、透过修行形式消除尚未萌发的业障,还包含不断观看自己的内心、把内心深处的污垢掏出来——这也在「忏」当中。

无始轮回中,我们内心累积了许多习气、许多种子。当心还无法平稳、无力自律掌控时,一遇外界任何触发,深埋的恶习气或种子就会突然爆发。很多人会想:我怎么会内心有这样的想法?

我明明是善良的人,怎么会这样?这正是无始以来所积污垢没有彻底根除。最重要的是遇到境界的当下,马上反省、马上看到这些萌发的习气与举动,紧紧拽住,以正确的见解将祂们掏干净。

所以整个修行,每一部分都很重要。我们要随时保持一颗稳定的心,才能在境界来临时反观自己;也要对佛法的价值观有深刻理解,才能在烦恼妄念纷飞时站稳脚跟,不被妄念带跑。很多人以为「我对佛法很有信心、教理也略懂」,其实只是非常肤浅表面的认知。

当所知的知识还没变成你非常固定、非常认同的观念时,遇到问题当下是想不起来的,就算想起来,也会告诉自己「这个不是用在这里」。佛法中不管是听闻还是实践修行,每一部分都是实修的环节、是必要的零件,缺一不可;缺了一个,遇到境界时

力量就大打折扣。所以每天功课的每一个次第,都应小心谨慎地执行:从对上师的祈请,到皈依发心,再到生起次第、安住、圆满次第,以及咒语观想等,每一环节都有甚深含义,都能对治我们内心各层面的烦恼。

就像宗仁波切的开示提到:修行不是看你在经堂寺庙里念了多久经,而是在人世为人处事中,遇到事情时你当下怎么面对——用的是不是修行中学到的佛教观念与心态。若已成为习惯去做,就算是好修行人;反之,表面上会念再多经、懂再多教理,也没用。祖师说,这样看来,也许一个煮饭的阿姨,比一个坐在座上念经的出家人还来得殊胜。

大部分成就者也都秉持这样的观点。所以看祖师的传记、听祖师所说时,我们要知道:我现在也许还没有这么稳固的想法,但我知道这想法是对的、是正确的,这是祖师大德内心的意境。对圣者也许没什么,但对正在修行的凡夫而言,祂是一种窍诀、是修行的指引。

若我们把祂记在心里、放在心底,祂会在解脱道上像一道道防护墙,免于让我们偏于两边,免于被妄念烦恼或冤亲债主动摇。回到祖师所讲的内容,我们看得出祂非常诚恳——别说以高僧大德的角度,就算以世俗人角度看,也是一个非常好、非常诚恳的人。许多事情他都拿来反省、检讨自己,而不会把过错怪到别人身上;对自己帮助人的行为,内心一点都不在意,认为「这是我自己想做的事,不管你们感不感激、回不回报都无所谓;我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而做的,不是为了给谁看,你喜欢也好、不喜欢也好,那是别人的事;但我对得起我自己、对得起我的根本上师、对得起我的教法」。

就是这么诚恳的一位老人家。他讲了很多,包括《三句精要》里许多内心的观点,没办法全部说,这里提一些跟大家分享。弟子请示他前世的经验或记忆时,他有这样一段表述:虽然表面上,我和这些化身的圣者们,因过去善业与发愿的联系而有关联,也因祂们所赐加持而得到某种程度的祝福;但从究竟层面说,当根本上师向我明心见性地指出心的本性智慧时,所有佛菩萨的智慧、上师的智慧、我自己的明觉智慧,都是一体、不可分的大乐境界,除此以外并没有可去求取的对境。

这就是大手印的见解。修大手印的瑜伽士都承认：从真正佛性光明、从证悟者的视角看，诸佛菩萨的智慧身、上师的智慧身、我们的内心，本质上都是一体的。但我们现在学佛，常需要分辨：有时是从「不究竟」的角度讲，有时是从「究竟」的角度讲。

我发现我们汉人很容易在这里出问题，常把究竟的见地与一般不究竟的观念混淆。若以究竟的讲法、以佛菩萨已达极高果位的角度回看，也没什么真正的修行、真正的烦恼、真正的对立，一切都是光明、都是智慧。但在我们还没达到这境界之前，不能把现在所修行的环境与状态，用这种想法来讲。

究竟的角度是「证悟」而来的，是对真相的彻底证悟——证悟不是靠内心的认知去达到的；我们现在还处在内心的戏论掌控中，无法真正理解那样的状态。所以在修行人的角度，还是要用次第、用不究竟的层面来看待；但我们知道，未来真正成佛、达到究竟果位时，就是像佛菩萨所形容的那样，要用这种方式去想。祖师接着说：因此，如果我证得佛性智慧的本来面目，那么南开宁波大师（即虚空藏大师）的幻化身及其智慧，与我明心见性的那一分本来就没有分离，是一体的。

虽然我自己并未证到这境界，但因过去修行中略有一点这方面的体验，所以我特别以这种方式，随顺现在大多数宗教人士的形象，比较浮夸地去赞叹。祂也是在说：大家认为祂是南开宁波大师的转世化现；从究竟面讲，南开宁波这样伟大成就者的智慧证量，与我们凡夫内心的佛性本来一体，所以任何信仰南开宁波教法、或从这些教法得到解脱利益的人，也可以顺带说祂就是南开宁波大师的一种化现。

祂就以这种方式谦虚地回答「祂是南开宁波转世」这个问题——也很谦虚地说：若你们大家也修到一定程度、明心见性了，那谁都可以是南开宁波大师的化现。后面又提到：「我藉上师加持的力量，获得了灌顶的智慧，以及第四灌顶关于道次第的一些体验和认识；由此，对莲师这位根本上师，我升起了极度诚的信心。面对莲师这样伟大的上师，我会感到泪流满面，能够不顾一切生命，将我的生命奉献给这位上师。」

」他主要是说：虽然得到灌顶、在修法中有一定的体悟，但他不认为这是自己修行成就了，而认为都是上师加持，才让他达到这么些微的证悟；并因完全相信自己的

证悟源于上师加持,而对上师产生极大信心。他说能够将生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上师——这就是四种信心中的最后一种、金刚喻般的信心:生死无惧,能将身心一切奉献给三宝、奉献给上师。达到这种信心,修行成就已经不遥远,甚至可能是刹那间的

事。

我们在凡夫地要努力的目标,就是像仁珍才旺诺布这样,把内心的信心修到极其稳固、达到金刚喻般的信心,能为三宝奋不顾身。所谓奋不顾身,并不单是「为上师做一件事就冲出去拼命」;这里更包含要放下自己的尊严、放下对「自我价值」的执著——不是要抛家弃子,而是放下「我做的这件事」「我的尊严」「我的认同」这类自我价值的认知。我们为根本上师做事,当然出于信心;但最好的信心,是在做的当中不求任何回报、关注、回应,默默去做。

就像六祖慧能与五祖弘忍:明知慧能有大慧根,却叫他去厨房干粗活杂物,他也一声不吭默默去做,从不要求「师父你来看看我多努力、成果多好」,完全没有,就这样默默做了几年。汉传佛教也许没有刻意强调这种信心,但从六祖慧能的行为上,我们看得到他对师父的信心。所以我们为上师付出时,要知道「有所求、有所得」的想法本身就不太好。

想达到真正趋向解脱道的信心,就要抛开这些:事情做完了没人知道也无所谓;上师不吭声、没反应也无所谓,只要知道上师满意、觉得可以了就够了;甚至做完的成果上师有没有用,也无所谓。我们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、对得起与上师的关系,这样就够了。就像米拉日巴与玛尔巴:房子快盖好时,玛尔巴大概观察到祂内心有所求——希望上师来看「这是我做的」——所以就打掉房子、种种刁难,把房子又拆掉,正是要打掉祂这种执著。

有时我们上师也是这样:支持我们做一件事,做到一半或快做完时,突然说「你放着,不做了」,或「换别人做」,或做一做就暂时搁着、几年都不动祂。这些都是在对治我们的内心。对上师的信心,不代表要向上师渴求回报;若有渴求回报,这也是不如法的信心。

对上师而言，祂早已把最好的东西给了弟子——解脱的法门、解脱的道；除此以外，其他一切回报都毫不宝贵。上师也常说：我用生命换来的这些珍贵法门，有些甚至已经断绝、在人世间很少人知道，我把这些最珍贵的礼物交给弟子；可弟子对这些不那么重视，反倒我送一点小礼物、纪念品，大家就非常开心、如获至宝。有这种感慨的上师非常多。

所以身为弟子，修行路上有很多观念需要纠正；这没办法靠上师一个个来点化，而要靠我们自己看祖师大德遇事时用什么心态、方式去应对——这些都要学习。祖师大德的传记，本就不是为了炫耀它多厉害，而是把自己的修行历程与体验告诉未来的弟子：我就是这样走过来、这样得到的；你若也想走这条路、得到这样的成果，请你也这样去做。从胜义谛的角度看，上师其实就是心性的法身，在本来面目的境界中是平等的；所以南开宁波大师的伟大成就，与我的心性境界没有任何不同，化身以及所谓再化身，都只是一种显现。

一个实修的瑜伽士，透过实修体验达到这境界时，会升起一些激动的反应，谈论胜义本性时也会有点浮夸；但这并非开玩笑或乱说，而是很真实地在描述：本性就是如此，像虚空遍满一切；就如同海洋与水、太阳与阳光，可以说相同，又不能说完全相同。仁珍诺布还用酿酒来比喻修行。祂说：本来的法性，就像酿酒用的、非常干净的粮食；上师加持的力量，就像让粮食发酵的一个上等发酵剂；再透过我们自己真切修行体验的温度，三者一体，才能产生发酵作用，酿出美酒。

用各种经续论典正确知见的「水」来调和，放在闻思修的器皿中应用，就能体验到一切不相矛盾的美味；喝下这美酒、以开放愉悦的心唱歌起舞时，不论外界任何人挑毛病、充满怀疑，对这样的人也无所谓，不需害怕、不需执著、不需去面对，只管沉浸在自己快乐的体验中。所以上师的加持力，是催化我们修行境界与资粮的重要力量。就像龙树菩萨以点石成金来比喻，上师的力量也如同点金剂一般。

所以上师的虔敬、对上师相应的心态与修法，非常重要，也是修行中最快速的方法。这一点，仁珍才旺诺布在许多文章教言里反复强调：上师法就是一切秘法的根源、精粹与来源，祂用了非常多方式来形容。再看祂的秘传《习气意识清晰明镜》，

仁珍自己承认：「我的心续，就是古印度密乘八大持明之一的吽噶拉，与大成就者南开宁波大师合一的化身。

」而在莲师毫无争议的伏藏预言里也已如此指出；莲师在世时，自己的传记里也提到，莲师亲口对大众说，南开宁波与吽噶拉是无二无别的。即便如此，仁珍诺布说：虽然我内心有这样的认定、又有莲师的预言，但我自己认为，我仅仅是接受祂们加持的化身。（译者注：南开宁波即虚空藏大师；吽噶拉为莲师八大持明之一。

此为才旺诺布秘传中对自身心续的自述。）意思是祂很谦虚地说：我不是南开宁波菩萨直接的转世，只是被祂加持的对象，承接了祂的愿力。转世活佛、化身其实有分别：有的是直接转世；也有少部分虽非直接转世，而是由其他诸佛菩萨加持、或由与这位菩萨同愿力的其他菩萨承接其愿力而来，转世成祂名号的转世者来利益众生。

就像二世敦珠仁波切、顶果钦哲法王，祂们也都承认自己不是前一世的直接转世，而是其他佛菩萨乘愿再来、承接了这个转世活佛名号而已。还有一种，是过去与某位成就者、菩萨有很深缘分，受其加持，后来在某个时机继承这位菩萨的名号，代替这位菩萨来人间利益众生、完成祂过去的发愿，这叫「加持的转世」。所以转世活佛有很多种：有些一出生就非常稳重，马上体现前世风范。

像第三世敦珠法王，大家公认从小行为就跟上一世没两样，修法打坐，完全没有小孩习气，跟上师一样沉稳随和，种种好功德真的显现。或像巴都多杰：很多人说十六世噶玛巴是非常注重禅修的大禅师，而这位巴都大师也一样，从小早课就是打坐，一坐好几个小时不动，这是从小、无人教导就有的特征。又或像色活佛——仁珍才旺诺布三大心子的一位转世活佛——也是从小跟其他孩子不一样，对许多教法、尤其对仁珍传承与才旺诺布祖师有很深的信心，不是受他人影响、而是自然而然；后来一直研究、写了很多这方面的诗歌，这就是天生的功德特征。

但有些转世活佛被认证后，看起来跟一般小孩一样。这有较复杂的原因：有时是业力因缘，有时是前世宿业造成的胎障，有时是自己、或弟子、或这一世的一些因缘造成的胎障污染，所以没办法展现上一世的功德。还有一种就是前面讲的：虽非这位转世活佛本身，而是被上一世特别加持、以其名号而来的化现。

但不管哪一种,至少都可知道:祂们都有圆满的菩提心,愿为众生牺牲、愿引众生入解脱道而乘愿再来。仁珍才旺诺布是个非常诚恳、讲话很老实的人:有就是有,没有就没有,有多少都讲得很清楚。祂不会夸「我记得多少」,而是很实在地说「我对身为哪一个转世,有一些怎样的记忆」,或「我对身为过去哪一个转世,好像只记得那么一点点」,或「虽然某某传承认为我是祂的转世,但我对这个一点印象也没有」——每一个都讲得非常老实诚恳。

除了这些转世,佛菩萨的转世也有清净的、不清净的。像仁珍才旺诺布的秘密传记里,祂提到自己过去曾是印度东方某个作恶多端的国王,后来被一位佛教成就者降伏,才引导皈依佛法。祂还说,自己曾在印度一位大成就者时期,转世为一位具极大神通的女瑜伽士,后来被那位大成就者以法力召唤,成为坛城的首印母并受其加持——那个坛城是以大威德金刚部为本尊的坛城;所以仁珍诺布说,因这样的因缘,今世对金刚部本尊这方面的密法特别有信心、有强烈的情感。

祂又说,自己过去还在小因陀罗布底王的成就者时期,转世为祂的弟子冈巴拉;后来又与香巴噶举的祖师尼古玛相关;还在印度南方海边,转世为一个商人家族中的佛法瑜伽士。此外还转世成国王、格西、密咒瑜伽士等各种身份。但仁珍诺布说,祂没办法很详细地——去讲。

(中间休息十分钟。)前面提到,除了这些转世,祂的清净与不清净转世,时期与顺序都是不定的,所以祂并没有特别排列时间点。祂还提到:在持明吽噶拉在世时,有一个与祂同一心续、却分出去的不清净化身——不是以成就者、菩萨、瑜伽士或僧侣的方式化现,而是化现在一个叫「大食」(Tazig)的地方;那里的王,会成为「哈里发」,即大食的财宝之王。

依许多学者研究,这地方在阿拉伯半岛东部、约位于波斯湾以西。七世纪,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与追随者有了统一阿拉伯部落的构想;穆罕默德去世后,阿拉伯部族建立了统一的国家,即大食王国。到八世纪中,这个国家分裂成东西两国:东部王国首都建在巴格达(今伊拉克首都),后来被叫做「黑衣大食」;西部国家首都建在西班牙托莱多,统称「白衣大食」。

有学者研究,松赞干布时期起,西藏就与白衣大食有些往来;敦煌出土的藏文历史文献里也提到大食,不过那时提的是黑衣大食。黑衣大食势力后来越来越大,扩张到西部,与西藏的邻国吐谷浑发生战争。当时西藏也想向外扩张,便与大食产生斗争;赤松德赞时期,西藏与大食之间发生了长期军事冲突。

而《格萨尔王》里关于大食的战争,有人认为是依真实历史故事创作的。大食的国土范围也有争议:有人认为过去连印度西北部的马哈、乃至蒙古一带都曾是大食。他们的军队过去也被称为「Sogpo」(蒙古军队);所以藏文文献里用「Sogpo」来比喻的魔军,其实范围很广,不只限于我们所认知的蒙古军队,也包含一些中东民族,乃至未来不可预期的某些民族,都统称如此。

现在的大食一带也有一部分在伊朗;有学者认为,过去与西藏关系较密切时的大食,就是伊朗。总之,仁珍才旺诺布自己叙述,他曾在阿拉伯地区转世为那里的一位国王,名叫 Zangir;这或许还要研究是否有这样的历史存在,应该是找得到的。此外在锡金一带,他转世成一个病人的形象——应是瞎子或麻风病人;在象雄的一个边区,转世成类似这样的女子;在马哈——即中国的地方,转世成一个妓女。

这里的「马哈」,以现在翻译或许是「大中国」「大唐」之意。在这世界上,南开宁波大师的直接转世、间接化身,以及受其加持而转世的成就者,每一个时期大约会出现二十五个。也就是说,每个时期世上可能同时有好几位这样的示现——可能是出家人或成就者方面的转世;也会有几个不清净的转世同时出现,可能是我们日常看得到的人:也许是家庭主妇,也许是商人,也许是偶像明星,甚至是我们自己、是小孩子、是外道徒,都有可能。

这就是佛菩萨利益众生的不可思议。仁珍才旺诺布的密传里也说:无始以来,由于无明业力,我被轮回幻象的痛苦所折磨;但我的意识依靠过去圣者所赐加持而激发潜能,对一些殊胜的记忆能有所回忆。当然,他说:能完全真实地讲出所有前世记忆的,只有圆满的佛陀与大菩萨才知道;像我这样只处于信解行位的人,是难以完全了知的。

这是祂的谦虚:能完全回忆前世,那是大菩萨的境界;我只是略有一点小小修为、对佛菩萨有一点信心,因祂们的加持,才有这样一点能力。「但基于一些粗略的记忆,我的心续被认为是八大持明以及黑行者(那波·觉巴)的化身,这是莲师所给予的授记预言。即便如此,在我自己的理解中,我仅承认我是被祂们的力量所加持而已,权衡之下暂且被称为一个化身;但我认为真正加持我的那一位,祂才是真正的转世者、才是真正南开宁波大师的转世本基。

」对于这些转世系谱,有些是祂小时候想起来的,有些是后来经条件触发而记起的。「其实我还有很多前世的记忆,包含在印度、中国、尼泊尔等地转世成各种王公贵族,甚至转世成家庭主妇,甚至转世成很低的种姓,也常转世成修道的隐士;甚至转世成动物、地狱众生、饿鬼,遭受痛苦的经历。但在这里我就不详细说了。

」前面祂谦虚地说自己只是被加持的对象、没有这种能力,后面却又说自己转世了很多这种不清净的化现——实际上,唯有真正的大菩萨才能忆念起这种清净与不清净的转世。所以这其实还是一种谦虚的讲法。从中我们看得出,菩萨的转世并不是我们想象的、一直都用清净的方式度众生。

因为每个众生的烦恼业力都不一样,没办法用同一种方法度化;要度不同业力因缘的众生,就必须示现出不同因缘业力的形象。所以佛经里要赞叹、要提「常不轻菩萨」: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相信一切众生都有佛性;二方面也是要知道,有无量无边的菩萨,以祂们自己的力量示现在人世间的每一个角落——有时是我们不经意一瞥而过的路人,甚至是一只昆虫;有时是我们非常在意的一个对象,都有可能。

就像过去一些高僧大德的故事:为了考验弟子的信心,化现成昆虫去试探;米拉日巴化现成乞丐去试探冈波巴;还有像观音菩萨化现成女子跟人成亲,然后突然死亡,让对方深陷痛苦,后来因此出家修行。有各式各样的方式来引导众生走向解脱,不限于、也不基于清净的声相,甚至以外道国王的形象。前面讲的大食国王,就是仁珍才旺诺布自己承认的:同一时期,祂在西藏化现为玛尼喇嘛,又同时成为阿拉伯的国王。

这些都是菩萨不可思议的显现。我们内心虽也有这样的菩提心,向往像佛菩萨般自由自在度无量众生,但现在没有能力,就要像《入菩萨行论》所说的,从微小处开始。论里提到:「导师最初做加行,以施菜根米粥等,次此修以后见能,随身亦能舍。

」就是说,连佛陀最初行菩萨道时,也是从布施菜、粥等食物开始,慢慢练习、调整自己「舍」的心,到后来才能将自己的肉身完全舍弃;又如「若实彼人于自身,起有如菜根,其时令施身肉」的比喻。所以修菩萨行时,要先练习「舍」的心。当我们体会到「舍」是怎样的状态时,要记住那种舍心触发的感觉;以后帮助他人、利益众生时,都用同样的心态去面对对境。

《入菩萨行论》说,若能这样做到,那要以菩提心行菩萨行,也不是什么很难的事。本来所有修行,都是从日常生活的微小事着手,不要一味去想那些大开大合的事业、佛行;每个人生活中细小的行为,你用哪一种心态去面对,才能造就你未来的修行境界与度化众生的能力。所以我们分分秒秒都是修行时。

上师的教言里也提到「分分秒秒皆为修行时」:你每一个念头、每一秒意念触发的当下,你怎么用心态去面对、纠正、调整,这就是修行的重点。若只会做早晚课、到佛堂或上师面前共修,这不叫修行。真正的修行是看不出来、没人知道、也没人能指点的,只有自己知道:自己的每一个念头、每一秒,是不是都以佛法的概念摄持、督促自己?

而不要拿佛法的概念去督促别人——那就本末倒置了。看到别人的错误,我们不用去看,那是每个人自己的因果;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如何面对当下。《普贤上师言教》里常提到:用一天中善念与恶念的比数来衡量。

我们每天反观自省:这一天遇到的一切人事物中,我生起的善念有没有比恶念多?若每天这样观察下来,发现恶念大于善念,那我们离修行还远得很。所谓恶念,不只是伤害别人的念头,而是一切非正确佛教价值观的意念都算。

以这标准看,我们大部分人一天中几乎百分之九十九全是恶念。由此就知道,我们在解脱道上还有很多缺失、很多没真正去理解与重视的地方。所以不要把修行想得太怎么样,专注于自己每一个当下调整,这是最重要、也是最好的修行。

也不要怕「这样做没人知道、上师看不到」。虽然不该有这种念头,但实际上,你真这样做时会发现:上师其实都知道。因为对一个有禅定的人——别说大成就者,就算有一点禅定能力的瑜伽士——都看得出来一个人有没有在调整自心。

一个时时刻刻调整自心的人,跟没有的人,在祂们眼里差别非常大;我们凡夫看不出来,祂们那端却看得非常明显,更不用说大成就者了。只不过大部分成就者都视若无睹、听若无闻:对弟子种种烦恼行为、内心动乱,祂们看得太习惯了,便当作没看到——并不是不知道,只是怕点破让大家不好意思;有些人被点破后太害怕,以后不敢来、不敢修行,所以上师大多装作不知道而已。所以督促自己很重要。

在蒋扬钦哲旺波所着仁珍才旺诺布的简传里也提到:与尊者最初同一心续的康巴·更嘎丹增,以及象雄地区的一个瞎子,以及在大中国以妓女形象所作的种种化现;并说祂未来将成为大中国的国王,使一切与祂有缘者获益;祂也将在某地区转世成一位大伏藏师,取出「一切佛陀事业总集」的普巴金刚伏藏。这位与尊者同一心续的康巴·更嘎丹增,在仁珍才旺诺布的秘密密传里也提到:「无论如何,我与著名的康巴转世更嘎丹增,是同一个心续。

」所以祂的转世也属于黑行者的转世。这位康巴·更嘎丹增是谁?可以稍微介绍一下。

祂就是竹巴噶举很有名的康祖仁波切——仁珍才旺诺布所承认的、同一时期与祂一个心续分化出的另一个化身:竹巴噶举帕木竹巴大师转世世系的第三世,名叫更嘎丹增,与仁珍才旺诺布年代相近,约生于公元1680年、卒于1728年。祂在竹巴噶举中的称号很多,传记里祂的人生历程、行为与仁珍才旺诺布也非常像。竹巴噶举传承认为,祂是贤劫初佛拘留孙佛与莲花生大士合体的化现——这是竹巴噶举自己的说法;而对仁珍才旺诺布来说,许多祖师也认定祂是无数不同殊胜传承祖师合一的化现,所以两者并不违和。

更嘎丹增大师出生在东藏贡县(康区),出生时母亲有许多吉祥征兆;孩子出生后很快就能站起来、说话,并对未来做了很多授记。后来竹巴噶举的护法神降神,告诉

噶举传承的长老们,有这样的转世已经降生,让祂们去认证、赐予法名。更嘎丹增很小就示现种种神迹,很多信众都亲眼目睹。

据说两岁时亲见莲花生大士、得到加持;四岁开始做大手印观修;六岁持诵黄文殊,闭关后亲见文殊等诸菩萨现身,从此一切佛法道理、大小五明、经律论都自然通达;七八岁亲见莲师得到灌顶。后来不断研习修行,十八岁开始四处云游、广收弟子,在西藏各地降魔除妖,并在许多石头上留下手印脚印的足迹。祂二十一岁起学习宁玛派教法,跟敏珠林·德达林巴大师等学习,通达整个旧译宁玛一派的许多教法。

祂一生与仁珍才旺诺布不同:没有长期定居一处,大部分在许多山洞、圣地闭关;有人来追随,便一起会供、灌顶、传法,传完又四处云游,从没在一处真正居住过,所以一生没有自己的住所,也没有属于自己的活佛拉章。后来祂在印度札西炯那边创立了康巴寺(Khampa Gar),并创立了关于莲师的金刚舞,后来成为康祖法王传规里每年很重要的金刚舞传统。这第三世康祖法王自称是「疯人般的疯狂老狗」——因为祂不管男女老幼、任何对象,都很热心地向大家开示明心见性的法门,希望让更多人开悟。

所以祂度化众生很多,但寿命不长,四十九岁便入涅槃。若看康祖法王的传记或世系,就能看到更多相关介绍,这里不多说。其实不论是弟子对祂过去转世的记述、祂自己的陈述,还是其他高僧所写的相关记录,大家都承认祂所讲的这些——即祂有清淨的化现,也有不清淨的化现。

包括在锡金地区转世成一个猎人,在拉萨地区以一个患麻风病的女性形象化现。最后,仁珍才旺诺布说:「其实,我是在黑行者大师的意识中有一分菩提、有一分缘分的人,所以被黑行者大师加持;但我自己没有任何明显的功德与智慧,只能以一个平凡人、一个平凡善知识的形象,尽力持守佛法,并适当地帮助一些众生。今生若有缘修持莲师甚深的佛法、因缘不错的话,或许能对教法与众生产生利益。

但因前世业力与环境影响,有些愿望现在还未能实现;我由衷希望将来这些护法的因缘能有好的缘起,能实现莲师的心愿。」我们看得到祂不断非常谦虚地讲述自己。虽然有无数高僧大德的认可、以及莲师与许多成就者的预言授记,祂其实大可以

说「我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圣人」,但祂并没有,而是以非常谦虚的方式,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平凡、却对佛法忠心的上师;并说祂要做的事,不是为了自己的佛行事业、名声地位,仅仅是为了实践莲师的心愿。

这种完全无我、甚至略带贬低自我的方式,正是向我们彰显一个真正的修行人、实修者难能可贵的高尚情操。这是我们非常需要向祖师大德学习的。好,今天暂时讲到这里,后面还有一些没讲完,下礼拜继续。